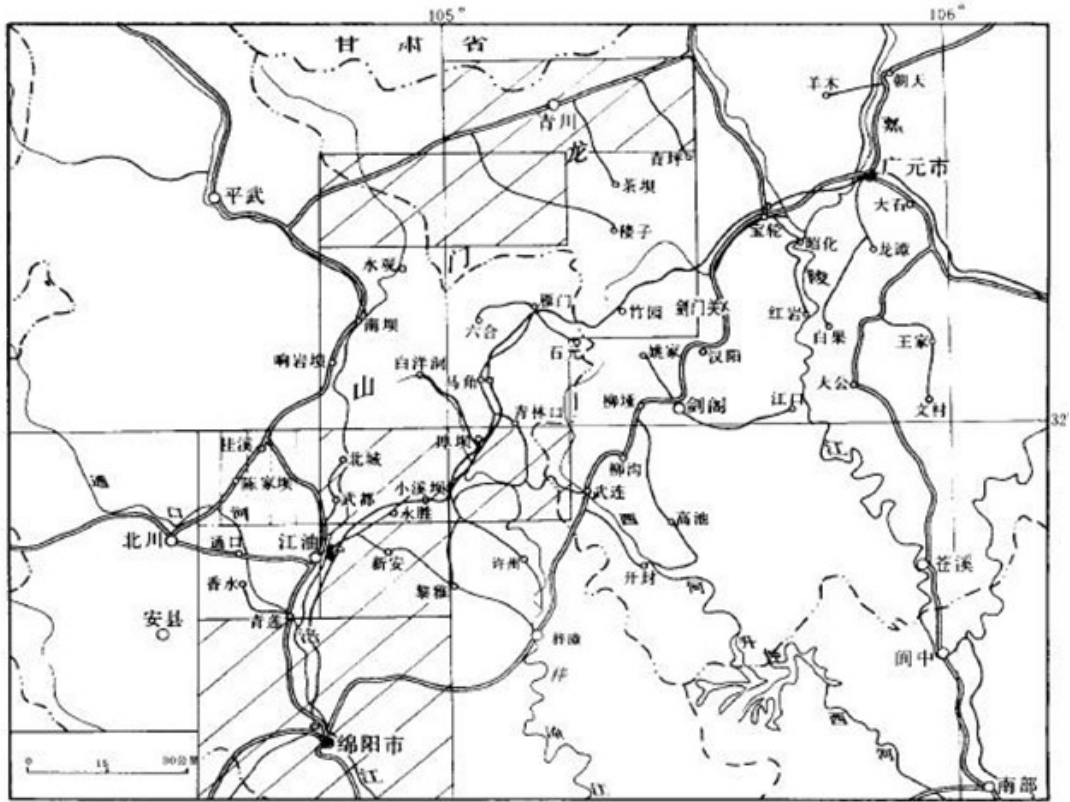


## 陳家壩地理位置（圖左中下位）

測区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北部，介于东经 104°30'~104°45'，北纬 31°50'~32°00'，i



1 : 5 地質圖說明書(陳家壩幅)(H-48-6-A)(四川江油)

### 地震後的陳家壩鄉

北川縣是“5.12”大地震遭受損失最大的地方，陳家壩鄉與擂鼓鎮和曲山縣是北川縣受災極重地區，陳家壩的地質破壞更為嚴重。這個山區在“5.12”大地震中遭受很大損失，共有 90%房屋倒塌，原來 3873 戶 13300 人口的鄉有 738 人遇難，屋漏偏遇連陰雨，“9.24”巨大洪災造成的泥石流又使該地再次遭受嚴重損失，3 人遇難。



山崩地裂，黑色的物體冒出，形成了堰塞湖。



橋的那邊就是陳家壩鄉



廢墟中的陳家壩鄉



### 陳家壩鄉災後一年現狀

陳家壩鄉原來的地址現在被當地人叫做老街，因為已經成為斷壁殘垣了，新的鄉政府所在地已經被遷到了小河村和雙堰村，現在所有的機構都是臨時的，在臨時鄉政府所在地對口支援單位山東省青島市援建的公用建設項目學校、車站和醫院已經開始開工。

全鄉 18 個村中包括大竹、小河、通寶、青林、櫻桃溝五個極重受災村在內的 1500 多戶 5000 多人因為無法在原址生存，被定為異地安置。但是幾經努力，也許出于對故土的摯愛，對羌山羌水的留戀，被選定的幾個外地永久性安置點都被鄉民們放棄了。

5.12 周年來臨之際，新場鎮建設急需用地，原先住在場鎮規劃

地的鄉民們只能搬遷到鄉政府想方設法在附近山上租用的土地上，有些災民已經是再三再四地挪動他們本來就一無所有的“家”。

新的陳家壩建設在鄉級領導看來是很樂觀的，副鄉長曾雲富說，將來的北川地震遺址公園和唐家山堰塞湖都將會成爲新的旅游景點，而陳家壩是必經之路，從這個意義說，他們將來走的路是生態旅游爲主要產業的發展之路。

但是，陳家壩的普通民居建設相對滯後，感覺大家都處在觀望狀態中。

副鄉長曾雲富認爲，這是由于‘9.24’洪災又讓陳家壩遭受了雪上加霜的打擊，目前那裏的地質狀況還十分不穩定，還需要專家經過嚴密的科學評估，老百姓也不敢自己的家園重建行動，而且汛期在每年的6、7、8月，所以要經過今年汛期的考驗後那裏的大規模重建才將開始。





## 陳家壩小學

[四川北川縣陳家壩鄉陳家壩小學師生逃生記](http://www.sina.com.cn)，<http://www.sina.com.cn> 2008 年 05 月 18 日 15:38 新華網

新華網四川北川 5 月 18 日電（記者孫鐵翔劉書雲）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縣陳家壩鄉位于距縣城不遠的山坳裏，陳家壩小學就位于那裏，全校共有師生 800 多人，其中包括 153 名幼兒園的孩子。5 月 12 日 14 時 28 分發生地震時，學生們正在上課，一時間學校兩座三層教學樓大幅晃動，導致牆體開裂、樓體傾斜，師生無法正常站立。

今年是畢業于西華師範大學音樂系的何超平在陳家壩小學支教的第二個年頭，這位 2006 年才畢業的大學生怎麼也不會想到，即將迎接他是一場嚴重的地震災難。地震時，這位正在上課的老師並沒有逃出教室，而是急忙叫學生躲避到桌下，他說：“由于地震來得很突然，根本沒來得及有過多想法，當時只是想讓這些驚慌失措的孩子躲起來，避免受傷。”

隨後，老師們連忙將學生轉移到一塊相對安全的菜地上。這時，一個人飛一樣地跑了過來，邊跑邊喊：“快去上坡上的空地！快！”還喊道：“那安全，是政府讓我來通知你們過去的，出了事情我負責！”部分老師認出這個人正是縣上的一位幹部，但由于空地緊挨著一面峭壁，所以大家都在猶豫，擔心不安全。最後，陳家壩小學校長成東決定相信政府，趕緊疏導學生去空地避險。

在空地，學校師生領到了鄉政府冒險派人去商店搶出的食品和水。鄉政府工作人員在發放時囑咐道：“吃的和水只給孩子，老師抵抗力強，不能動吃的！”這個看似“殘忍”的話語，却讓老師們感到了無限的欣慰，一種認同感使每位老師堅決地服從了這個決定。不過，十幾個人的班才分到的水和餅乾寥寥無幾。

此時餘震不斷，看著山坡下已倒塌不堪的陳家壩，大家有些絕望。這時有人大喊：“部隊，部隊來了！”聽到這話，何超平頓時站了起來，他知道，部隊的出現給陳家壩人重新點燃了生的希望。

部隊來開到後便連夜救災救人，直到師生們離開陳家壩，子弟兵仍在拼命的搜救發掘埋在廢墟下麵的人。

近千名師生和家長在寒冷的山坡空地上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13日下午，由于流經陳家壩鄉的河流被山上滑下的碎石堵住，水位越來越高，陳家壩鄉隨時可能被水淹沒，于是鄉政府和部隊領導商議後決定學校師生步行轉移到桂溪鄉。聽說這個決定老師們很驚訝，桂溪鄉距陳家壩鄉有近 20 公里路程，冒著大雨和餘震，成年人走出去都很困難，何況帶著這麼多孩子。

但此時此刻，政府地震後為民所想、全力施救的行為，讓老師們對這個決定充滿信心。校長成東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道：“如果沒有聽政府的決定轉移到這面空地來，也許我們早就被滑坡埋了，只有相信政府，才能保全大家，才有生的希望。”于是，近千名師生和家長浩浩蕩蕩走向桂溪鄉。

途中，學生和老師被雨水淋透，凍得瑟瑟發抖，不時路旁還有山石滑落下來，許多老師和學生的腳已經被磨得不成樣子。但是路上源源不斷趕往災區的部隊，讓他們感到很心安。“政府肯定正在全力救助災區，只要堅持下去，我們就能活下去！”語文老師吳清平回憶起當時動情地說道。

經過 3 個多小時的行走，終於來到了桂溪鄉。讓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在桂溪鄉，有數十輛公共汽車正在那裏等候著走出來的災民，車上還裝有充足的水和食品。校長成東說：“上汽車的一剎那，我知道，我們活下來了，很慶幸當時聽從了政府的指揮，沒有帶著孩子亂跑。”

“上了公共汽車後，我相信政府肯定會把我們帶到安全的地方，而且今後孩子們的生活一定會得到保障。那時候，政府說去哪兒，我們肯定就去哪兒；政府說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何超平回憶道。

正如何超平所說的那樣，政府將陳家壩小學師生轉移到了綿陽九洲體育館，在衣食、醫療等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救助。

據瞭解，在近 40 個小時的轉移中，正是在“相信政府，就有生的希望”信念的支撐下，老師和隨行的家長沒有讓一個孩子掉隊、走散，陳家壩小學 800 多名師生在這場地震災難中無一死亡

### 陳家壩小學現狀

震後，陳家壩中心學校被分散了，初一學生轉到了桂溪中學，初

二和初三轉到了長虹培訓中心北川一中，剩下的小學都留在陳家壩板房學校。當下的陳家壩學校是板房小學，目前有小學生 751 人，學前班 216 人。

在整個陳家壩場鎮建設中，學校和醫院被放在了最突出的地位，在其他重建項目尚未開始的時候，陳家壩學校已經在緊鑼密鼓的動工了。今年 9 月 1 日，所有的學生將搬入新建成的學校，包括在轉出去桂溪和長虹培訓中心就讀的學生也將轉回來。但並不是樣樣都讓校長成東順心，他現在最大的煩心事是學校的師資力量嚴重不足，雖然外聘了很多教師，還是感到能力不夠。因為北川縣遭受的損失最大，很多幹部都遇難了，很多事業單位的編制也有很大缺口，學校的老師通過公務員考試以及調動等方式，有十餘人找到了新的工作崗位。

## 陳家壩的商業

[《陳家壩的一天，從商業街開始》南方報業新聞 時間：2009 年 05 月 12 日 來源：南方都市報](#) ■文/本報記者 龍志

高音喇叭叫醒了所有耳朵，街上的菜販已經開始吆喝；工人們邊整理著皺巴巴的衣服邊走向工地；孩子們的打鬧聲從學校傳來；穿著整齊的幹部吃飯早餐後，開始了鄉政府一天的工作。

**陳家壩的一天，是從商業街開始的。**

這裏是震後陳家壩的心臟，所有災民都擠到這塊不到 1 平方公里的狹長平地上。最繁華的街道不過 300 米，商鋪林立，供應著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到諸如美容、網絡等現代生活的需求。

地震將財富差距拉到了同一水平綫。現在，這一距離再次被拉開，隨著生活的變化，震後同悲共戚的情愫也開始瓦解。

這條商業街的俗世鏡頭和形態演繹，是觀察震後新生活的極佳樣本。

### 一座場鎮的毀滅

通往陳家壩老場鎮的石橋在地震中被摧毀，4 月本是雨水豐沛的季節，河道却只剩一條狹窄的水溝，上游泥石流任意沖積著河床，裸露的河床上行走著鴨子和路人。現在這裏是一片忙碌的沙石場和預製磚

廠，工人們將河道裏的泥沙做成磚瓦，送到對岸熱火朝天的工地上。

午後，一條流浪狗在空蕩蕩的樓房之間游蕩。丁丁當當的聲音來自石匠鋪，響聲過後，一個亡者的名字刻在了褐色的大理石上，但絕大多數人沒有墓碑，尸體連同建築被大山掩埋。

老石匠是為數不多的固守在老場鎮的人，除了過路的山裏人，幾乎沒有人影，四周插著的地質災害標籤顯示，這裏仍然不適宜居住。與河對面的板房安置區相比，這裏是一個舊時的、消逝的、人們不願回憶却又順從回憶追尋某些憑證的地方。

整個場鎮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平地如此稀缺，商貿中心和鄉政府行政中心，以及小學、中學、幼兒園首尾相連，乃至下午兩點的上課鈴聲，站在街邊都可以聽到。

在去年5月12日這天，正逢趕集，地震沒有給人更多逃命的機會：倒塌的樓房砸碎了鎮上最高檔的酒店——德高飯莊的廚房，有人倒在地上被踩踏；有人剛從移動營業廳跑出來就被砸死。場鎮所在地陳家壩龍灣90%的房屋垮塌。政府公布數據稱，地震共造成741人死亡或失蹤。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死在集市。

黃昏降臨，陸續從山上下來的鄉民，一路“洗劫”了幸存的商鋪，王清兵站在自己的服裝店門口，看著衣衫襤褸的鄉民沖進店裏哄搶，他的三間服裝門店在短時間內被一搶而空。但他沒有阻攔，他哭著對母親說，“這些人真可憐，我們連命都是撿來的，還在乎什麼衣服？”

到最後，他乾脆站在路邊向逃命的路人分發衣服。即便到現在，許多老場鎮的商人仍表示，當時發生的一幕，不算偷搶。實質性的、更嚴重的偷盜行為則發生在之後幾天。

天開始下雨，又冷又餓，幹部們突然意識到食物和藥品的重要性。黃昏時分，兩家超市和一家藥店被政府強制性徵用。陳家壩工商所所長袁鳳林從橋頭超市推了三推車食物，經老闆娘馬秀鳳目測估算，價值約為3000元；年輕的藥店老闆開始有些猶豫，但還是同意了，在慌亂中，有20多盒避孕套被當成藥物取走。

在5月14日陳家壩全鄉大撤離前，老場鎮上倒塌和未倒塌的商鋪，是災民們救濟食物的主要來源。

## 商業比新生更早到來

105 省道從綿陽直通北川縣城後山門，經陳家壩雙堰村時，路的兩邊各是一條狹長的農田，小麥已呈金黃，油菜籽因飽滿垂到了地上，正是收割季節。與河對岸的場鎮相比，太陽老是將光綫照射在對面的陽山上，而把陰影留給了這邊的陰山。

地震摧毀了陽山，陰山却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陰山腳下的雙堰村則是唯一的緩衝地帶。全鄉在這裏集結後，撤離到江油、綿陽安置點。誰都以爲他們再也不會回來。政府號召大家賤賣掉牛羊，以便輕裝上陣，陳家壩將在山外擇地重建。但不到半個月，鄉民們又被動員原地返回，而牛羊價格已經高出數倍，政府爲此落下了一大詬病。

陳家壩鄉武裝部長吳正金組織民兵開始巡邏，許多小偷和不聽話的鄉民被銬在路邊的柳杉樹上。他說，震後是非常時期，乃至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維護穩定，仍是災區基層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之所以不勝繁縟的復述震後陳家壩嚴峻、混亂的局面，旨在說明：地震毀壞了家園，但商業作爲人類活動的基礎，其發生不受任何災難影響，只要有生活的迹象，商業必然發生。

從商業復蘇的角度來看，在“一片傷心寫剩山”的川西大地，幸存者體現了人類頑強的生命力，而所有的一切，都是爲了將地震偏離的生活時鐘撥到正常。

對於商人來說，這是生活的必然。除了聚集的災民，上千名來自山東、河南的援建工人也倚賴于店鋪的物資。對於政府來講，這裏是重建的曙光，很長一段時間裏，政府希望這裏成爲向外界推薦陳家壩的名片。

根據當時的政策，至少在過年前的 6 個月裏，確保災民衣食無憂。除了按需分發食物和生活用品，前三個月每個災民還以 300 元/月的標準發放現金補貼，而後又以 200 元/月延續發放被貼三個月。

震後第三天，移動公司通信車開進陳家壩。5 月底，從江油返回的苟玉冰開始背著背包，穿梭在雙堰村這條公路上，背包裏裝著手機、電話卡，以及移動公司提供的無綫電話。苟玉冰是中國移動公司在陳家壩鄉的代理商，地震前經營著當地最大的移動營業廳，她的臉是張活

招牌，走到哪都有人向她購買手機和電話卡。爲了儘早恢復通信網點，6月初，移動公司幫她在公路邊建了一座固定的板房，這是陳家壩鄉震後第一個商業板房。

“那時候生意好做，很多人丟失了手機，即便帶在身上，也沒帶充電器。”每天，災民們排隊在苟玉冰的板房營業廳前打電話，聯絡失散的親人。僅在一個月內，不到300米遠的公路上，出現了3家同樣的移動電話板房。

而這條公路兩邊狹長的農田，都搭建起了帳篷。板房區一直延伸到陰山山腳，全鄉80%人口都在附近聚集。幾乎與苟玉冰上街兜售電話卡的同時，20歲的姑娘陳婷騎著三輪車在這條路上來回走動，裝在三輪車裏的蔬菜很快被一搶而空，即便價格比平常高出很多。

震後第三天，便恢復運輸綫路的富臨客運公司，爲商販們的往返提供了便利。去年6月中旬，趙興文帶著兒女們也回到了陳家壩，建起了第一家商店、肉鋪和鞋店。20歲的張紅梅則在路邊搭起了帳篷，陳家壩街頭第一家理髮店宣告開張。起初，兜售的商品都是爲了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等到了去年7月中旬，陳定雙的廣告打印店開張時，公路兩旁已經搭滿了帳篷，超市、米鋪、菜店，乃至美容院一應俱全，街頭網吧也有了，商業街的雛形開始出現。

被改變的傳統鄉村秩序

春節來臨，林立紅下定決心去收地租。她今年39歲，作爲一名終年在田間勞作的婦女，那不是她擅長的活，她最熟悉的是自家四畝耕地裏的小麥、油菜和花生。

地震過後，雙堰村這些沿105省道的農田全部搭滿了帳篷，成了鄉民們的栖身之所，繼而變成了商業街。陳家壩46個村整體被毀，完全無法居住，全鄉超過半數的耕地損毀，平整的土地成了無價之寶。眼看著小麥、油菜和花生苗被連根拔起，或者踩踏在泥濘裏，林立紅心痛的掉淚。

直到去年10月中旬，政府答應按照1400元/畝地的標準補償青苗費，雙堰村村民情緒才得以平息。但隨著商業街的形成，一些村民開始

向商鋪收取地租。

“如果是搭帳篷居住，大家都在受難，我也不會去收人家的錢，但他們開店也是爲了賺錢，我們的土地被占用了，如果不收租金，我們靠什麼來生活？”在出發前，林立紅給了自己一個充分的理由。

但走進店面，面對那些租客時，她又覺得難以啓齒。

從去年 12 月起，政府停止發放現金補助，災民們靠救濟金度日的迷夢一天天被逼回現實。即便傷痛還未過去，幸存者不得不考慮今後的生活了，這也加速了商業街的興起以及土地帶來的問題。

林立紅由農婦變成收地租的業主，她還不太適應這種變化。陳家壩商業街地租最高的收到了 300 元/月，而她連價錢都沒想好。林家的農田上，現在依次是照相館、化妝品店和一家學生飾品店。照相館賺錢最多，却是最不願意交地租的“刺頭戶”。

林立紅說，“地震過後，我從江油回來，開照相館的過來找我說，準備在地裏搭個棚，到時該收多少（錢）就收多少，到現在連一分錢都不願意給。”

關係鬧僵後，雙方找到政府理論。陳家壩鄉工商所所長袁鳳林說，地租問題是陳家壩商業街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商戶認爲，政府已經補償了青苗費，這實際上是二次牟利。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鄉政府的策略是，不贊成，但也不表態，最好雙方協調解決。而在實際工作中，袁鳳林認爲還是應該多少給點。

趕在春節來臨前，林立紅終於從三個租戶那裏共收取到了 240 元地租。同時，她覺得面子也撕破了，“我現在最希望政府早點征地，寧願不要那點租金。”

矛盾還表現在人心善惡一念之間。今年 2 月份，陳家壩鄉黨委副書記李志勝即將調任北川縣之前，其妻子鄧家聰將棚屋以 2700 元的價格轉給了小河村村民孫正香。

據孫本人以及當時在場的村民復述，鄧家聰解釋轉讓的理由是：“我們家房子，地皮是別人的，住了好久，現在人家要來收地租了，我們是鄉政府二把手，如果也要給地租，那社會亂套了，”她隱瞞了李志勝將要調走的事實。孫正香認爲，這個事實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大的

消息：根據陳家壩鄉政府的規劃，商業街在 5 月底要全部拆除。

如果孫正香一直被蒙蔽，那就意味著，她交了 2700 元的棚屋費，以及半年的地租費，最終只做了不到兩個月的生意。

孫猶豫地問她，近期會不會被拆遷？鄧家聰說，“你放心，至少要到 9 月份。”

從鄉政府二把手家屬渠道來的消息，打消了孫正香的顧慮。她很快將錢交了，而鄧家聰也隨著丈夫遷往縣城。

當孫正香知道鄧家已經搬到縣城，鄉政府喇叭裏已經在播放拆遷的通知。

在 4 月下旬的一次鄉黨委會議上，陳家壩鄉黨委書記龍凌凌過問了此事，但依然沒有解決的辦法。

幾天後，鄧家聰回到陳家壩，只答應退 700 元，“多一分都不會給，難道我賣東西給你，還要包你住多久嗎？”

### 賺錢的要訣

作為一個成功的商人，陳定雙走在街上，會招來很多人艷羨。基于禮貌，也基于生存之道，他臉上總挂著笑意。

有時候，他認為受此尊重是應得的。自去年地震後，他回到老家，除了 7 月間在此地開了唯一的廣告打印店，以及一個茶樓，在今年 3 月份他又有一家飯店開張。

陳定雙早年是北川縣國土局職工，1990 年代下海，商海沉浮數載。地震後，他趕回陳家壩看望父母，除了得知父母平安，更讓他看到了震後陳家壩的商機。

震後兩個月，商業街雛形已現，鄉民的生活正被拉向正軌，一些在地震中丟失的證件都在補辦中，鄉政府辦公點前排滿了長隊，以至于僅有的一台複印機幾天後使用壞了。陳定雙敏銳地意識到，這裏潛藏的財富。

陳定雙說，地震後，有三類人能賺錢：一類是全家老小平安無事，財物也沒有多大損毀；二是和政府部門熟絡，有人脈資源的人；三是很快從悲傷中抽身而出，直面現實的人。

去年 7 月間，陳定雙貸款購買了設備，廣告複印店在靠著鄉政府

臨時辦公點開業了。曾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經歷，給他積累了不少人脈，除了日常證件的複印，第一筆大單來自國土局的地質災害牌。

從廣告店業務範圍，可以看到災區基層陳家壩鄉的變化軌迹：證件複印完後，忙著製作地質災害牌；隨著解放軍和各地志願者的進入，製作錦旗又是店裏的主要業務；而後青島援建對子的到來，各種感謝橫幅標語也在其中。

政府懸掛在街頭的標語也經歷了由此前的“齊心協力，共渡難關”，到“災區人民感謝你”的變化，現在，搶占街頭最顯眼位置的橫幅是：“全黨動員，全民動手，掀起城鄉環境綜合整治高潮”。

去年年底，有傳言說中央領導人要來陳家壩視察，陳定雙接到北川縣工商局的大單，要求在 4 天內將商業街上所有店鋪的招牌統一更換。基于是臨時商業街，之前的店鋪基本上沒有招牌，敞開的貨架，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賣什麼。

陳定雙和北川縣工商局局長花了一下午時間，將店鋪名確定。“比如你姓趙，經營米鋪，那麼，店的名字就叫趙家鋪子。”

政府擬定好的中央領導視察的路綫是：從進雙堰村村口到鄉政府板房所在地，之後從商業街繞回。所以，整齊劃一的店鋪招牌也僅僅做了 70 多戶，是整條商業街的 2/3，餘下的 1/3 因為不在領導經過的路綫內，還是原來的摸樣。

商業活動真實地反映了生活變化。與陳定雙的主動出擊不同，雍發君的照相生意則是被動的，他在 6 月底回到陳家壩後，其家族產業——玖龍影樓還在歇業中。

最先是有人找他租相機留影，之後許多老顧客前來詢問之前的照片還有沒有底片——地震如此突然，許多亡者至今沒留下任何影像。實在找不到後，雍發君讓遇難者家屬去派出所找戶籍登記表，翻拍了上面的照片。

去年有半年都是在氣氛晦澀中度過的，感覺日子有所鬆動，但走得很慢。今年春節前，他接到了第一個婚禮拍攝業務，看著喜慶的年輕人，雍發君說，“這裏有壞的消息，也有新的變化——不是好的變化，僅僅是向正常生活靠攏而已。”

## 再次遷移, 商業街趨冷

大概是在早上 5 點過 10 分, 脚下的大地開始戰栗, 與此同時, 櫥櫃上的碗筷也在跳動。在轉身跨出右腿後, 離烤箱三步之遙, 孫雲芬身子失重, 找不到方向。然後, 她錯把麻油淋在了麵團上。

儘管餘震不少, 但生活正朝著正常軌道發展。羅小蓉的影像店 2 月份開張, 來的最多的是年輕人, 起初有關 5·12 地震光盤的生意非常火爆, 到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來租韓劇和武打片。

不穩定因素來自廣播裏的搬遷消息, 商業街的去留如今是最引人關注的話題。根據鄉政府的規劃, 雙堰村僅有的平地上, 要建起學校、文化站、政府、步行街、以及廉價商品房。

事實上, 在春節期間, 位于文化站範圍內的商鋪已經拆除, 陳家壩商業街中段也被工地的防護牆圍起來了。具體搬遷日期政府並沒有公示, 商業街的去留只是時間問題, 陳家壩鄉副鄉長劉家仙說, “搬遷工作先從板房區開始, 商業街隨後。”

住在商業街背後板房區的鄉民再次往陰山上一條名叫灌溝的山溝裏遷移, 在一些山坡和空地上, 新的店鋪正在搭建中。

但也有在政府規劃之外的事: 3 月份, 李騏辰將德高飯莊 KTV 的橫幅挂在商業街街頭, 這似乎是件冒險的行爲。他的德高飯莊開在老場鎮, 僅僅是廚房受損, 修繕後又在原地開張, 如今是老場鎮唯一的飯店了。老場鎮在震後一直被政府禁止入內居住, 而後, 這條禁令又多次被打破, 到最後, 政府乾脆不聞不問, 災民們說, “上面一天一個說法, 老百姓一年內最多搬了 8 次家,” 對此, 副鄉長劉家仙表示理解: 震後一年, 陳家壩的一切都是在磕磕碰碰的矛盾中前行。這種不穩定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規劃中的基礎設施全部建完。

如今, 商業街的人氣日益稀落, 下午不到 5 點, 就已經可以歇業了。坐在門口發呆的時間裏, 孫雲芬老是想起河對面的老場鎮。夕陽西下, 丁丁當當的斧鑿聲從石匠鋪裏傳來, 那是飄蕩在街頭唯一的聲音。